



VENUS

“莫索克主义”经典代表作
诠释“痛之爱”与“爱之痛”

IN FURS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奥]利奥波德·萨克·莫索克 / 著
徐虹 / 译

影响世界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文学作品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社会学家福柯等均高度评价

纳博科夫 | 王小波 | 冯唐 | 《五十度灰》

无不受其影响



VENUS
IN FURS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奥】利奥波德·萨克·莫索克 / 著
徐虹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奥) 莫索克著; 徐虹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6
ISBN 978-7-5699-0350-8

I. ①穿… II. ①莫…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6972 号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著 者 | [奥] 莫索克

译 者 | 徐 虹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王 水

责任编辑 | 王 水

责任校对 | 尚 蕾

装帧设计 | 九章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晔 敬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10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350-8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李银河序

虐恋的文化影响与意义

莫索克（Sacher-Masoch）是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像萨德一样，他的真实生活也和他的文学作品紧密地连在一起。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个个冷若冰霜：大理石一样的身体，石头一样的女人，冰冷的维纳斯，她们全都像月光下冰冷的雕像。莫索克认为，女人是被制造出来驯服男人的兽性冲动的。他总是被那些比自己强悍、年岁也大过自己的女人所吸引，他屈从于她，当他的兽性冲动表现出来时，她就对他施加肉体上的虐待。后来，他的虐恋幻想进入了一种更加明确而独特的模式，总是有一位身着貂皮衣（很明显，莫索克有对貂皮的恋物癖）的女人，手持作为性感象征的皮鞭，为满足情人的兽性淫欲而鞭打他。虽然他的小说场景略有不同，但总包含类似的鞭打情节。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莫索克最主要的虐恋作品。这是一位贵族男子自愿成为一位女士的奴隶的故事。他愿意受她的驱使，受她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她对之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财产。在他们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女方始终比较勉强，最后她移情别恋，残忍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莫索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萨乌宁（Severin）和旺达（Wanda）已成为男性奴隶和女性主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在现代报纸杂志虐恋者的寻偶广告中，这两个名字常常被寻找此类伴侣的人们

使用。旺达与萨乌宁之间的协议也成为虐恋活动主奴关系中签订协议的范本。

莫索克的作品之所以成为受虐倾向的经典之作，因为它是所有后来的虐恋文学的范本，后来的虐恋文学中的一切要素它都已具备：捆绑、鞭打、主奴合同、奴隶主人关系及统治屈从关系等。他的虐恋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这就使它同一般的色情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与萨德的作品一起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受虐狂与施虐狂具有截然不同的超我一自我结构。将萨德的小说与莫索克的小说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萨德的小说表现的是犯罪与性；而莫索克的小说表现的则是自我贬低和难以满足的欲望。二者对女性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萨德的女性总是被动、受虐的；而莫索克的女性是施虐者。前者总是要摧残女性或同女性性交，贬低女性；后者却总是把女性理想化，使她成为幻想中的人物，同男性奴隶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性交关系的。前者所看重的是数字，主要是女性受害者的数量；后者所看重的是个人。在萨德所创造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活动，而在莫索克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等待，等待意外的温柔与残忍，一种延迟的消费。前者绝不诉诸情感；而莫索克的主人公在接受鞭打时却对性与情满怀期待。

与萨德的文学不同，受虐的文学是色情的但不淫秽。萨德的小说中充满淫秽的描写和直接的行动，没有对身体秘密的探索，只有行动；莫索克的小说却是游戏性的，幻想的味道更重。在后者，施虐者和受虐者有时会交换角色；但对于前者来说，交换角色是绝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女人是自愿受苦的，那么她马上就会被施虐者拒之门外，施虐与受虐更不可能是相互自愿的。

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德鲁兹认为，萨德的施虐倾向是真正的残忍；

莫索克的受虐倾向却是幻想中的和游戏性的暴力。他对这两位作家的分析也许是贴切的，但是，以这一分析为依据得出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完全不属于同一领域，就不正确了。在现代的虐恋活动中，施虐倾向并不是萨德笔下的真正的暴行，而是同受虐倾向一样，带有幻想和游戏的性质。而且施虐和受虐双方都是自愿的。正因为如此，虐恋才能成为人口中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们的性实践和性游戏，而不是少数犯罪分子的暴行。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的出版，其意义可能不仅表现在文学方面，更有可能揭示西方社会生活的深层内涵，对我们了解虐恋性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无启发。

英文版序言

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记录者

利奥波德·冯·萨克·莫索克，1836年1月27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的伦贝格（今乌克兰境内的利沃夫），在布拉格和格拉茨学完法理学，1857年当上格拉茨大学的一名讲师。他曾经出版过一些历史研究著作，没多久就转而从事文学写作。在德国的莱比锡，他用了很多年时间修订了评论著作《在高处》。因为心中强烈的法国情结，后来他搬到巴黎居住。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德国黑森地区的林德海姆度过的，直到1895年3月9日去世。1873年，莫索克与奥罗拉·冯·罗梅林结婚，罗梅林曾经用“旺达·冯·杜娜耶”的笔名发表过多篇小说。而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莫索克为女主人公起的名字，就是他妻子的笔名。罗梅林1906年出版过一部内容比较震撼的回忆录，引起不少争议。

莫索克一生写下无数著作，有专门描绘短途旅行的，还有专门描绘纯粹的超感觉理论的文章。当然，为了赚钱，他被迫写了很多与主体不相配的局面。

虽然，莫索克的作品中也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文学性和心理研究价值的东西，但他的文学抱负仍然没有实现。他试图通过《该隐的遗产》描绘一幅社会生活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全景图，甚至还为此拟定了

写作大纲，他可能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得到启发。他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分为六个部分——爱情、财产、金钱、国家、战争和死亡，每个部分都由六本小说组成，最后一本是总论，对前面的小说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答。

然而这个宏大的计划并没有完成，莫索克只完成了前面两部分，即爱情和财产。其他的几部分，只留下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现在读者手中捧着的这本《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这个计划中关于爱情部分的第五本小说。

莫索克的作品，其最大特色是叙述流畅，刻画人物和描写场景非常细腻，时时充满幽默感，他那些描写家乡加利西亚的短篇小说成为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

还有一个因素让莫索克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心理学上的存在价值，那就是受虐癖，他的名字成了性心理学这种特别现象的代名词。不否认他的作品中经常会有令人感到厌恶的病态描写，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天性无所谓好或坏、自私或无私，与动物、植物、矿物一样，人的心理也一样遵循大自然不可抗的规律。

作为一个诗人，莫索克表现异常，他以自己的受虐狂形象广为人知。他总是无条件地服从女性的要求和愿望，乐于做她们的奴隶，被她们羞辱、虐待、折磨（即使被折磨到接近死亡边缘也心甘情愿）。莫索克内心的这种受虐欲望通过各种形式体现出来，他寻求一种绝对的受虐感觉，而这与他的艺术家身份其实是相悖的。有时候，人类内心的冲动出现反常或表现为夸张的形式时，总会让人反思这种现象本身。

如果我们要为莫索克出版的这些另类的作品辩护，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记录者。蒙田的随笔《论历史学家的责任》被认为表述明智而宽容，他就这种现象解析说：“一个人有可

能隐藏自己的一些秘密活动，但是，对那些世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些造成重大影响和后果的事情，如果还保持沉默的话，这将是不能饶恕的罪过。”

残忍的行为和性之间的关系，一次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莫索克在这方面，其实并无多少新意，他只是对人性深处的原始冲动作了有意识的坦率的表达，直至达到极致。对于自己作品中描述的暴力攻击行为，他在另一本颇受争议的作品《价值判断》中作过解释。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找寻那些表达受虐倾向的作品是项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这项工作看来并不轻松，我们仅仅找到一些略有暗示的作品。比如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在书中，受虐主题得到反复表述；普雷沃《曼依·莱斯戈》主人公的骑士个性也可以从这方面得到比较完美的解释；左拉的《娜娜》、托马斯·奥特威的《威尼斯得免于难》、阿尔伯特·朱埃勒的《渔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能找到与受虐倾向相关的情节。它以一种藏而不露，不易被发现的形式对这类重在表达情感的作品构成潜在影响，虽然多数情况下，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察觉作品中的人物的性格带有病态成分。

有人也许希望，在这些或奇怪或混乱的人类精神的源泉里，古代世界的人们都具有平静简单的生活态度。但这不是真实的历史，洛朗·塔亚德在他的《石膏大理石》中有一段非常生动的的话，描述了这之间的联系：

“希腊人在光明、甜蜜、和谐的城市生活中，却对所谓的‘爱情中的精神紊乱’加以放纵。也许他们并没有将爱情视为某个神明的牺牲品，但他们至少是把爱情看成某种魔法、巫术，或者是人性的一种狂热的行为，或者是宇宙中的某种邪恶力量。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了人们的灵魂，教义痛责那些对当时的人来说新奇的理论和那些威胁到基督教

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将世界重新带回奴隶时代。”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莫索克最特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其中有矫揉造作的地方，或者有另外的缺陷，但它仍然是一部呕心力作，并不是作者为了寻求某种病态刺激或幻想而创作的作品。有的读者可能觉得男主人公的思想比较主观，如果从文学角度评论，这确实是作品上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领域，成为科学、心理学的一份重要文献。本书是一个极致痛苦的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男人的自白，他写下这些文字——都是个人经历——是为吐露内心的情绪。读者若从这个角度阅读本书，或者暂将道德、偏见等等放置一旁，深入阅读，会对书中男主人公的可怜遭遇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读书过程中的某些感动甚至会照亮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阴暗的小角落。

半个世纪以来，莫索克的这部作品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定地位，在1883年举行的莫索克作品周年纪念时，他还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当年这部书再版时以成本低廉的价格风行欧洲，各国的卫道士们试图阻止该书在社会上流通，但法庭判决却是出版商胜诉。赫伯特·斯宾塞说：“为阻止人们不受荒唐事件影响，其结果却导致全世界都跟着荒唐起来。”这句话可用以评论本书《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身上曾经发生的类似情况。

费尔南达·萨维奇（Fernanda Savage）

大西洋城

1921年4月

*"But the Almighty Lord hath struck him, and hath delivered him
into the hands of a woman."*

—The Vulgate, Judith, xvi. 7.

“万能的上帝惩罚他，将他交到一个女人的手中。”

——拉丁文《圣经》武加大本，犹滴传，十六，7

我对面的伴侣非常迷人。

她坐在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大壁炉旁，表现得就像是一位完美的“维纳斯”。她内心的一半世界并不随便；而在与其他男人的交往中，则像克莉奥帕特拉小姐一样，用维纳斯这个名字游走人间。在她的世界里，她就是一个真正的爱之女神。

她把壁炉里的火弄旺，使其燃起噼啪作响的火焰，然后便舒服地倚在沙发里。火光衬出她那白生生的脸，更将她的眼睛照得特别白。她不时伸出脚来取暖。

虽然她的眼睛凝滞冰冷，但我仍然觉得她无比美丽。她一直把自己显得僵直的身子缩到裘皮大衣里，像一只可怜猫蜷缩起来，颤抖着。

“我真不懂，”我说，“现在的天气真的不冷，最近两星期都是春天里舒适温暖的天气，你不应该感觉寒冷。”

“非常感谢你的春天。”她用低沉冷硬像大理石一样的声音说道，紧接着就打了两个喷嚏，“我一点也不想再忍耐下去了，我好像理解了——”

“理解了什么，亲爱的女士？”

“我开始相信那些以前我不相信的，理解那些以前我不理解的。我突然间明白了德国女人的美德和德国人的哲学。现在我不再感到奇怪，你们这些北方男人为什么不懂得如何去爱，甚至不懂什么是爱。”

“但是，夫人，”我生气地叫起来，“我可不是你说得那样！”

“哦，你……”她打出第三个喷嚏，用自己特有的优雅姿势耸耸肩，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还经常来看你的原因。虽然每次我都得穿着这件裘皮大衣，就算这样仍然会感冒。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我怎么能忘了呢？当时你披着深棕色的卷发，一双棕色的眼睛，红艳艳的嘴唇，我能凭着你那独特的脸型轮廓和大理石般苍白的脸色一眼认出你，你总是穿着那件带松鼠毛边的蓝紫色天鹅绒夹克。”

“你好像很喜欢那件衣服，看起来很怀旧。”她说。

我说：“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你对爱情的宁静的崇拜让我忘记了两千年时间的流逝。”

“我对你的忠诚是永远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嗯，如果从忠诚来说的话——”

她叫起来：“你太不领情了！”

“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你是一个神圣的女人，但也仅仅是个女人，你跟其他女人没有不同，在爱情上都是残忍的。”

“你所称的残忍，”这位爱情女神急切地回答道，“只是激情和自然爱的一部分，这是女人的天性。她必须给予自己无论什么都爱的自由，她爱那些能给她带来愉悦的任何事情。”

“难道有什么事情比他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背叛他更残忍的吗？”

“确实有！”她回答道，“一般来说，我们都只对自己所爱的人忠诚，而你却要求一个女人忠诚于她不爱的人，迫使她陷于悲哀的境地，那么请告诉我谁更残忍——男人还是女人？你们这些北方佬总将爱情看得过于严肃，头脑清醒，你们常常谈论责任，但是快乐才是爱情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感情能够如此美好和让人怀念的原因，我们的关系也维持得更长久。”

“但是，纯粹的异教徒永不止息永不满足的渴望，其实是爱，”她打断我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快乐，是神圣本身。而你们这些需要反思自身的现代人，是丝毫不会在意这些的。它会给你们带来灾难。一旦你们希望变得自然一些，就显得格外庸俗。对你们来说，世界是你们的敌人。你们把那些古希腊微笑的神祇看做邪恶的化身，更把我看做是魔鬼。你们只能驱逐我、骂我，或者在我的祭坛前，用饮酒作乐的疯狂方式来杀死自己。你们中的任何人，如果谁有勇气来亲吻我的红唇，他一定会光脚穿着忏悔者之衣去罗马朝圣，并且希望花儿从他的枯木法杖中盛开。在我脚下，玫瑰、紫罗兰、桃金娘每时每刻都在茁壮成长，而你们却不会喜欢它们的香味。你们这些北方佬们，就呆在你们的北方，呆在基督教的薰香里吧；而我们这些异教徒，情愿呆在熔岩下的瓦砾堆里，不要把我们挖出来。庞培城、我们的别墅、我们的浴室、我们的庙宇，都不是为你们这些人建造的。你们不需要这些神灵，我们在你们的世界会冻死的。”

这位美丽而又冷酷的女士咳嗽起来，她拉紧了黑貂皮大衣，使自己的肩膀更暖和些。

“谢谢你给我上了非常经典的一课，”我回答道，“但是你也不能否认，男人和女人就是天生的敌人，不管是在你们那个阳光灿烂的世界里，还是在我们那个浓雾弥漫的世界里。两心合一的爱只能维持瞬间，这一瞬间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都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导致之后的分离。当然，在这点上你比我清楚得多。男女双方，无论哪一个，如果意识到自己没有征服对方，那么他（她）可能会立刻感觉到对方的脚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理解这点，这是规律。”维纳斯用充满了高傲的嘲弄的语气说道，“在这方面，你懂的比我多。”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抱任何幻想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是不抱任何想法的我的奴隶，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毫无怨言地承受我双脚的重量了。”

“女士！”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是，我很残忍——既然你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为什么不能如此残忍？男人追求女人，女人被男人追求，这就是女人所能拥有的决定性优势所在。一个女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征服男人，将男人变成自己的奴隶、玩偶，不懂得如何带着微笑背叛男人，那么她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这是你的原则？”我愤怒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这个原则是建立在千百年的实践基础上的。”她讽刺地回答，雪白的手指抚弄着黑色的皮毛，“女人投入得越多，男人清醒得越早，而且他们会在女人面前越来越作威作福。与之相反，女人越是虐待玩弄男人，越是冷酷地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不同情他们，就越能引起男人的色欲、爱恋和崇拜。从海伦、大利拉，一直到凯瑟琳二世（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罗拉·蒙特兹^①时代，都是如此。”

“我不否认，”我说，“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女暴君，漂亮、热情、残忍，随心所欲地更换自己的宠爱对象，更令男人感到刺激和兴奋了——”

“最好穿上一件裘皮大衣。”女神叫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的嗜好。”

“你知道？”我快速打断她，“自从我上次遇到你，你就在卖弄风

① 罗拉·蒙特兹（Lola Montez），十九世纪中期欧洲著名交际花，德国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情人，国王因此被赶下台。她还与大仲马、海涅等皆有来往。1861年去世。

情了。”

“那又怎样？”

“你那裹在黑色毛皮大衣里的雪白的躯体显得更加动人了。而且……”

女神大笑。

“你做梦呢！”她大声叫道，“赶紧醒醒！”她用大理石般雪白冷硬的手抓住我的胳膊，“快醒醒！”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重复着。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我看到一只手在摇晃我，猛然间，这只手变成了如青铜一样的深棕色，声音也变成我的那个酗酒的哥萨克仆人的声音，足有六英尺高，站在我面前。

“起床了！”这好仆人继续叫我，“真够丢脸的。”

“什么丢脸了？”

“你居然衣着整齐，拿着本书睡过去了。”他把已经烧塌了的蜡烛熄灭，捡起从我手中滑落的书，“这本书——”他看了看封面，“黑格尔。对了，现在到了我们去萨乌宁先生那里喝茶的时候了。”

“一个奇怪的梦。”萨乌宁先生听完我的叙述，沉思地说道，他把胳膊支在膝盖上，用纤细的、筋脉露在外面的手托着脸。

我知道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了似的。这种现象常常发生，但我并不觉得不可思议。我跟他保持密切的友谊差不多有三年了，已经习惯了他这些怪癖。不能否认这些行为的确有点怪，但他的确不是邻居们，或者是科洛梅尔地区的人认为的那样是个危险分子。我觉得他的个性非常有趣（这也是很多人将我都看成疯子的原因），还非常具有同情心。作为加利西亚的一个贵族和庄

园主，萨乌宁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就显得特别清醒、严肃，甚至带着点卖弄学问的味道。他生活在一个精细规划、半哲学半现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一面是闹钟、温度计、气压计、气体比重计、液体比重计，另一面是希波克拉底、胡费兰、柏拉图、康德、克尼格、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有时他会突然出现的情绪暴躁和破坏力倾向，他会用头撞墙，一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离他远远的。

当他保持安静的时候，壁炉里的火焰唱起歌来，古老的俄国茶壶也开始唱歌。我坐的那把椅子来回摇晃起来，让我手上的雪茄轻烟袅袅波动，旁边老墙壁里的蟋蟀轻轻吟唱。我用目光巡视着这个摆满东西的房间，从奇怪的仪器、动物的骨架、鸟儿标本到地球仪、石膏像等等，直到我的眼睛扫到了一幅画。这幅画以前我已经看过多次了，但是今天，在壁炉红色火光的映射下，它对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这是一幅幅面非常大的油画，带有比利时学院派的浓烈风格，但是画的主体却非常奇怪。

一个美丽的女人，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浓密的长发拢在后面扎成一个传统的髻子，头发上的白粉看起来像一层薄薄的霜。她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裘皮大衣，用左手支撑着身体，右手摆弄着一条皮鞭。她光裸的脚貌似不经意地踏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个男人躺在她的脚下，像一个奴隶，更像一条狗。他的神情有一丝忧郁，混合着对这个女人深深的爱和献身的热情。他仰望着她，眼中流露出殉教者一般的狂喜和虔诚。这个男人，这个充当女人踏脚凳的男人，竟然是萨乌宁，不过画像中的他没有胡须，显然比现在年轻十岁。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我惊呼起来，指着这幅画，“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出现在我梦里的原因了。”

“我也是。”萨乌宁说，“不过，我是睁着眼睛做了这个梦。”